

知乎盐选 | 迁宫

迁宫

成灏喝完汤，放下碗。

小舟剪了灯芯，殿内亮了些。成灏伏于案头，继续翻看着桌案上的奏章。

阿南轻声问道：「圣上，近来朝中可还一切顺遂吗？」成灏道：「前几日孤接到密报，两广之地，盐政有缺，疑盐商与地方官勾结，昧下巨额税款，孤钦点了驸马张浚为钦差，前去查访。此事若为真，两广总督的脑袋砍下来都不解恨。母后执政廿载，前后发动过三场战争，对漠北，对幽州，对南境。战事虽扬了国威，但耗资甚巨，是而国库一直不大充裕。孤亲政以来，鼓励垦荒，兴修水利，市易蓬勃，国库逐渐丰盈。孤决不允许有心怀不轨之蛀虫，藐视朝廷，中饱私囊。」

阿南点头道：「圣上所虑甚是。盐乃国之大宝，天下之赋，盐利居半，宫闱服御、军饷、百官俸禄，皆仰给焉。盐政乱，则天下乱。」

成灏道：「孤这个大姐夫，是中过状元的人，有真才实学。且自从他父亲张邑从宰辅的位置上下来，张家冷清了一年，他尝了人情冷暖，比先前越发世故老成了。这样很好。」

阿南浅浅笑笑：「自然很好。驸马是皇家的人，圣上的体己人。」

成灏说着，看向阿南道：「驸马这一去，最少数月。大皇姐一人在府中想来孤寂。皇后可唤她进宫来热闹热闹。孤那外甥女张泱儿，自从她周岁上见过一回，好久没瞧见了。」

「是。」

长公主成烯，祁安太后所生，是成灏的同母姐姐，也是他所有的兄弟姐妹中唯一留在上京的。未出阁之前，娇纵任性，跟成灏的姐弟情并不深厚。可如今大了，各自成家了，倒是亲近起来。

到底血浓于水。

成灏跟阿南说了几句话，继续忙碌着。

阿南跪了安，回凤鸾殿。走到御湖边的时候，阿南突然叫了声「不好」。

一旁的小嫔赶紧问道：「皇后娘娘，怎么了？」阿南道：「本宫揣在怀里的那支桃花白玉簪，丢了。」

小嫔忙吩咐身后跟着的小宫人：「快去，提着灯笼一路仔细找，务必要找到那根白玉簪。那可是咱们娘娘心头极重要的物件儿。」

那日，阿南在凤鸾殿夜审余苓时，小嫔就站在身边。余苓说的话，她亦听到了。桃花白玉簪，是阿南生母的遗物。

阿南以手扶额：「小嫔，还是你去找吧。你贴身伺候本宫，对那簪子的模样熟悉些。且你素来机敏，比她们强。本宫事事需你做才放心。」

「娘娘谬赞了。奴婢这就去。」小嫔笑着俯身道。

阿南见她提着灯笼走远了，方对着花影招了招手。

一个小宫人从花影中走了出来。那小宫人看上去颇伶俐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脚步声轻不可闻。她站在一棵松柏后头，从远处看，压根儿看不到皇后娘娘身旁竟站了个人。

「聆儿参见皇后娘娘。」

阿南点了个头。那个叫「聆儿」的小宫人继续道：「奴婢观察了甚久，发现忠才人很不对劲。她表面上非常讨好圣上，小心翼翼，极尽周到，但似乎背地里，她并不希望圣上到烟云馆。」

「哦？」

这满后宫的女人，谁不想借几分恩宠往上爬，居然有不希望圣上临幸的。这个忠才人越来越靠近阿南心中的答案。

「忠才人从前是雁鸣馆的掌事宫女，圣上因着诰皇子，常常往雁鸣馆跑，忠才人隔三岔五便能见到圣上，怎会不知道圣上的喜好？她明明知道圣上最厌恶的颜色是桃红色，偏偏在侍寝第二天，穿了一身桃红色的衣裳。圣上只看了一眼，便皱眉了。」

聆儿接着道：「奴婢思忖着，她或许只需一夜的临幸，但她并不需要长久的临幸。」

阿南冷笑。需要一夜的临幸，是为了腹中孩儿名正言顺。不需要长久的临幸，是因她心中有别的男人。

这七拐八绕的阴谋，就像一块块尖锐的石头，在阿南脑海中摆出乱石阵。聆儿压低声音道：「奴婢日夜双眼不错地盯着忠才人，她这一个多月，除了待在烟云馆和上中宫请安，便是去雁鸣馆给诰皇子送衣物，无甚异动。直到昨日，奴婢看着她三更天悄悄走出烟云馆，绕了好长一段路，往安平观去了。五更天方归。」

阿南嘱咐道：「你要留神些，莫要被忠才人发现了。」

聆儿道：「娘娘放心，奴婢做得十分隐蔽。」

阿南从袖口摸出一沓厚厚的银票：「去吧。」

聆儿摆摆手，向阿南磕了个头：「奴婢为娘娘所用，并非为了钱财。奴婢最大的念想，便是来日能做娘娘身边儿的掌事大宫女，让奴婢的老子娘瞧瞧，奴婢是多么得脸，比那不成器的酒鬼哥哥强远了。」

阿南笑笑。这个争强好胜的丫头，欲望不遮不掩，很有几分可爱。对她的脾气。

「本宫知道了，去吧。」

「是。」

聆儿的身影不知不觉地没入花影中。

须臾，两排灯笼离她越来越近，小嫔带着宫人们回来了。「娘娘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！」小嫔朝阿南笑着。阿南欣喜道：「是吗？在何处寻到的？」

小嫔道：「在尚书房门外的花坛子里。定是娘娘那会子路过，不小心掉在那里的。」

阿南接过那枚桃花玉簪，向小嫔道：「本宫该好好儿赏你才是，赶明儿给你找个好婆家。让孔大人在御林军里找。」

宫中的御林军皆世家子弟出身，非等闲门户。小嫔忙道：「娘娘说笑了。奴婢不想嫁。奴婢从小陪着娘娘一起长大，往后，还想陪娘娘一辈子。」

阿南看了她一眼。

「小嫔，你与本宫情义不同。」

是，情义不同。阿南嘴角若有似无的笑容融进黑夜中。

翌日，迁宫的旨意到了烟云馆，忠才人愣了愣。

她问宣旨的小舟：「舟公公，你是不是念错了？不是雁鸣馆吗，怎么成了宛欣院？」

小舟道：「哟，忠才人您这是哪儿的话，白纸黑字，奴才怎会念错？圣上下的旨，要不，您去问问圣上？」

忠才人咬了咬唇：「宛妃她.....」宛妃出身镇南将军府，据说从小儿便是练武场长大的，素有泼辣之名，岂是好相与的？

小舟笑道：「宛妃没有生养，一个人甚是寂寞，正好儿与您做伴，照顾您，两下子都好。圣上考虑得很周到，您说呢？」

「是，周到.....」忠才人无奈道。

宛欣院的杜鹃开到了尾声，稀稀落落的。

谁收春色将归去，慢绿妖红半不存。宛妃一手扶着腰，一手嗑着瓜子站在檐下，看着忠才人搬了进来。

忠才人屈身向她行礼。

宛妃笑笑，过了好一会子，才抬抬手，示意忠才人平身。

「本宫从前在娘家的时候，不拘走哪儿，都热热闹闹的。进了宫，才知道寂寞的滋味儿。现在好了，忠才人你来了，本宫不寂寞了。」

「寂寞」二字，在宛妃口中被碾碎、被扬起，如尘埃飘在空中，让忠才人无故疹得慌。

宛妃位居一品为尊，住在东偏殿。忠才人位居七品为卑，住在西偏殿。

床榻收拾好了，忠才人坐在西偏殿，愣愣地出神。她身旁的嬷嬷以为她如此神态是因为今日受了宛妃的气，便轻声开导她：

「才人勿要不悦，尊卑不在眼前，在长远。那宛妃虽然现在位分比您高，可您腹中有龙裔，往后才是长长远远的福气呢。」

忠才人忙道：「嬷嬷慎言。」

这厢，凤鸾殿。阿南准备了一场晚宴，招待进宫的长公主成熅和她的女儿张泱儿。

推恩

长公主成熅，乃祈安太后于长乐三年所生之皇长女，当年深得先帝喜爱，视为掌上明珠，以九州之首冀州的「冀」为其封号，直至其六岁之时，尚骑在父皇头上。众臣见之，不敢深劝。

祈安太后还政成灏之际，因政权交接，成灏换血震朝堂。长公主的公公张邑因是旧臣之首，被成灏首先拿来开刀，从宰辅的位置上落马。长公主直接坐着太后赐的「金步辇」冲到中宫，指着阿南大骂一顿。

阿南到现在还记得这位大姑姐的神情。她杏眼圆睁，一把推开阿南递上去的茶，冷冷道：「邹阿南，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怂恿我弟弟干那些事，意欲何为！不要以为你住进这凤鸾殿，就可以对朝堂之事指手画脚！灏儿不是父皇，你永远也做不了我母后那样的人！」

阿南赔笑道：「皇姐哪里话。圣上已不再是昔年黄口小儿，而是坐在金銮殿的君王。他是何等英明的人，怎会听人怂恿？」

「你——」成烯一把夺过那盏茶，泼到阿南的脸上，随之，拂袖而去。

宫人们七手八脚地替阿南擦着。阿南将脸浸在冷水中想，人与人真是不同。有些人颐指气使，有些人如履薄冰。纵便是她如今身处中宫，而成烯的夫家落了难，那又怎样？成烯依然可以理直气壮地泼她一脸茶水。

这一切，不过是因为她与生俱来的尊贵。

有些人的尊贵生来就有，有些人的尊贵需要从刀山上取、从火海里蹚。

从那件事之后，成烯很少进宫。

今日，见到阿南，她脸上仍带着尴尬。母后的丧事办了快两年了，成烯无奈地意识到，如今朝堂的主人，是她的弟弟成灏。后宫的主人，是她的弟妹邹阿南。

邹阿南已经不再是那个半主半仆、名不正言不顺养在宫中的孤女了。她是成灏的正妻，皇家从正宫门抬进来的皇后。

她屈身，行了个礼：「皇后娘娘金安。」她身旁抱着张泱儿的乳娘亦跪下行礼。

阿南慢吞吞地走上前，扶起成烯：「皇姐快快免礼。」遂后，从乳娘手中抱过张泱儿：「许久不见，泱儿长大不少。来，让舅母抱抱。」

后宫的妃嫔们，祥妃、宛妃、忠才人等，走上前，向成煥见了个礼：「长公主安好。」

成煥客客气气地回了礼。阿南从眼角的余光看着成煥的神情，想着，这位千娇万宠的大姐姐这两年真的变了不少，再无倨傲之色，有礼有节有度。

中宫的乳娘将华乐公主抱了出来，雁鸣馆的乳娘亦将诰皇子抱了出来，加上张浹儿，三个孩子，皆是差不多大。孩子们凑在一起，热热闹闹。

众人落了座。歌舞响起，宫中司乐楼的伶人新排了一曲舞，叫作《梨落》。白衣飘飘的女子们曳着一地长裙，跳跃，摆动，匍匐。如一树又一树的梨花，在枝头绽放到极致，然后，花期过了，从枝头坠下。

这支舞华美到极致，如梦似幻。

曲毕，门外的内侍通传：「圣上驾到——」

成灏今日召了峪亲王进宫，在乾坤殿刚与他议完皇族「推恩」一事，心情颇佳。

推恩，说白了，就是一种贵族的溶解制度。从前，藩王的封地只能传给长子，一代又一代传下去，藩国还是那么大。但推恩令，就是藩王的长子、次子、三子等所有儿子都可以分到土地。表面上看，是对藩王儿子们的眷顾，实则，藩国越来越小，越分越少，地尽为止。到最后，王族与寻常人无异。

太祖从前打江山时，曾说过，子子孙孙，共享基业。是而，一代一代地分封承袭下来，不少藩王实力颇厚。这总归是不安全的隐患。

峪亲王成炽是成灏的堂兄，太宗一脉中这一辈年纪最长的王爷。从前太后在时，就命他料理皇室宗族事宜。他在皇族中颇有威望，有他支持，推恩一事，事半功倍。

成灏笑容满面地走入殿内，众人连忙跪地请安。

他道完「平身后」，先唤了声「皇姐」。成烯笑道：「圣上日日都忙政务到这般晚吗？真是与母后一样勤政。」

成灏道：「皇姐猜孤今日见谁了？峪亲王成炽。」成烯的脸上有一闪而过的伤感：「母后从前最是喜欢他了，待他犹如亲子一般。」

成烯说完又叹道：「算来，母后不在，已然近两年了。」提起母后，姐弟俩似乎回到了当年父皇早早离世，母后拉扯着他们，孤儿寡母，相依在乾坤殿的日子。

不见人间旧故人，半成风烟半成尘。成灏怅然道：「皇姐，母后赐你的金步辇依然有效，以后你不拘什么时候想进宫，都可以。」

「好。」说完这个字，成烯眼眶有些泛红。

成灏落了座，坐在当中，阿南坐在他的右席，成烯坐在他的左席。

这时，听见一阵咯咯地笑声。不是华乐公主，是张浺儿。

成灏目光看过去，只见诰皇子的小手抓着张浺儿的衣角不放，一边抓，一边笑。张浺儿也笑着。她比诰皇子年纪大了一岁有余，很有姐姐的风范，给诰皇子擦去嘴角的口水。

「诰儿很少有这么活泼的时刻。」

长公主笑了笑：「浺儿也很少笑得这么开心。张府里人人都疼她，但没有小孩子同她玩。」

成灏叹道：「孤瞧着，诰儿与浺儿这两个孩子倒是颇为投缘。」阿南道：「皇姐以后多多进宫才好。」

成熹颌首。宛妃听了这话，悄悄捅了一下坐在她身旁的祥妃：「啧啧，有戏，你呀，赶紧攀了长公主这根高枝儿吧，那可是圣上的嫡亲姐姐，一个娘肚子里出来的，打断骨头连着筋哪。她在圣上跟前儿的一句话，抵你我说上十句百句。到时候，诰皇子可就前途无量喽。」

一向老实的孔灵雁乍一开始没听明白这番话是何意，待到品过味儿来，很是慌张，她忙压低声音道：「胡宛迟，你快别胡说，妄测圣意是大罪。」

宛妃笑了笑，仰头喝了盅酒：「瞧你那没出息样儿，白瞎了皇长子之母的身份。这宫里头，怕是连只耗子都比你胆子大。」

说到耗子，她瞟了瞟忠才人。忠才人低头，心不在焉地拨弄着眼前的一碟珍馐。她总是这么容易走神儿，脸上没有将为人母的喜悦，反倒有许多的担忧。

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，打断了夜宴的欢喜。

是孔良。他急急走进来。

成灏知道，孔良素来有分寸，没有特别大的事，他不会贸然如此。果然，孔良跪地禀道：「圣上，两广来了飞鸽传书。」

小舟从孔良手中接过信函，递与成灏。一旁的成熹听到「两广」二字，眉心跳了跳：「是不是驸马的消息？他奉了圣上之命，前去两广彻查盐政，难道是出了什么事？」

成灏看完信函，一拍桌子：「好大的狗胆！」

乐声停顿，舞步止住。天子一怒，在场的众人忙低下头来。

「究竟是何人，敢刺杀钦差？孔良，你明日即刻带着两队人马前往两广，务必查得水落石出。」

「是。」

成灏从怀内掏出一块金牌：「拿着它，好办事。」

金牌令箭，见之，如见圣上。孔良郑重接过。

成熹双目含泪，声音颤抖道：「刺杀钦差？驸马他.....」成灏这才意识到还没给皇姐一个交代，忙拍了拍成熹的手：「皇姐放

心，驸马无恙，虚惊一场。孤会增派防御人手，确保驸马安全。这帮胆大包天之人，蹦跶不了多久了。」

成煇点点头。

夜宴散后，圣上称有积年的文案需要查，未留宿在后宫，皱着眉头去了乾坤殿。

阿南站在檐下，想着驸马被刺一事。驸马去查盐政，被刺，乍一看，像是两广的官员搞的鬼，害怕被查，先下手为强。可细细思量，却有别的深意。

两广与百越相邻。莫非是姒康在混淆视线？百越小动作频出，当真是耐人寻味。

「皇后娘娘。」

她听到一声唤。转头，是孔良。他拱手轻声道：「微臣想告诉娘娘，余慕已经找到了，本想这两日便带他进宫来。可圣上任务派得急，即刻便要出发前往两广。这件事，交予旁人做，微臣万万不能放心。所以，请娘娘等微臣回来。」

「好。」月色在阿南的脸上倾泻出山水迢迢的迷途。

联手

慕，思也。

苍梧来怨慕，白芷动芳馨。不得相见，才需思慕。母亲改嫁之后的后半生有没有在某个晨昏日暮想起过父亲呢？那个叫她

「范桃」的男人，那个在桃花树下笑得清秀而孱弱的男人，那个早早便离世的男人。阿南倚在栏杆上，看着沉沉的黑夜。

人皆道「男貌肖母」，余慕的面孔会像阿南记忆中的母亲吗？虽然这个弟弟非邹家的人，阿南从未见过，谈不上有许多深厚感情，但他既是母亲所生，便绝不能让他涉入淤泥之中，为余苓所用。

现在看来，余苓既行此等险招，前方必是死路一条。咎由自取之人，死不足惜。但绝不能让他拉自己和余慕下水。

当日，余苓在凤鸾殿的庭院与阿南认亲，句句不离母亲，句句听上去情真意切，心里必定是想好了，若有不测，拿阿南做挡箭牌。

阿南想起父亲曾告诉她的话，真正的术士，是慈悲、平和、克制的。从祖父，到父亲，莫不如是。

余苓眼里的欲望太深，他的笑太浮，就连他的眼泪，亦太用力。阿南从见到他的第一眼起，便知，他不是真正的懂术之人。

他口中的关于鼠的卦语，定是有人故意泄露。

想到这里，阿南往外看了看。

恰小嫔送罢长公主回来。

小嫔见阿南立于檐下，忙笑着走过来：「奴婢伺候娘娘安歇吧。」

阿南道：「本宫看今晚宴席之上，忠才人胃口不佳，没吃两口，便停了箸。她如今怀有龙裔，本宫身为皇后，理应关照她。你替本宫送碗鸡汤到宛欣院吧。」小嫔听了，脱口而出道：「娘娘担心她做什么。那狐媚子，她爱吃不吃！反正饿不死！」

阿南笑笑：「你怎知道她饿不死？她可是双身子。」小嫔道：「她才舍不得死！她如今要什么有什么，是天底下第一划算的人！」说完，似又觉得言辞不妥，低头道：「娘娘勿怪，奴婢就是替您抱不平，言语过激了。」

小嫔对忠才人透着许多掖都掖不住的嫉妒与不满。不完全是因为忠才人怀有龙裔，似乎还因为一些别的。

阿南鲜少见小嫔有这样的神色。她招招手，内侍早已递上一个食盒。「去吧。你是本宫身边的掌事宫女。由你去送，郑重些。」阿南道。

小嫔磨磨蹭蹭地接了食盒，往宛欣院走去。

今晚的月色真好。初夏时节，每一颗星星都那么硕大明亮，仿佛美人的明眸。

阿南刚欲转身进殿内，听见轻微而娇俏的笑声。阿南抬头，见宛妃笑意盈盈地看着她。

「娘娘。」宛妃俯身行了个礼。

「宛妃妹妹怎生没有回去安歇，是有何事由要与本宫说吗？」

「臣妾一直想谢谢娘娘，但没有合适的时机。」宛妃那张艳丽的脸上，此刻流淌着真诚。

「好端端的，谢本宫做什么。」

「上个月，家父回京奏报边关军情，突接到旨意，说是家有女子在后宫为妃的官员，可携妻妾进宫看望。臣妾.....见到了家父家母，亦见到了.....家中一应人等，不胜感激。」

宛妃的睫毛低垂，镀上几许月光。她吞吞吐吐的话里，想表达什么，隐藏的是什麼，阿南都懂。

阿南看着她，淡淡笑道：「妹妹们进宫久了，难免思念家中亲人。鸦鸿尚有骨肉亲情，何况人乎？中宫当为后宫诸人着想，不必谢。」

「不，娘娘，臣妾应当谢您。臣妾听小妙说了，旨意是中宫下的，特意提到了妻与妾。按寻常道理，官员妾室是根本没有资格进宫的。臣妾虽然不知道您是什么时候察觉真相的，但臣妾领您的情。臣妾心存感激。」宛妃说着，跪在地上，行了个大礼。「原本，臣妾以为，您知道了此事，一定会以此为筹码，向臣妾提出什麼，可臣妾等了很久，您什么都没说。是臣妾小人之心了。臣妾惭愧。」

须臾，她咬咬牙，说了句：「胡宛心叩谢娘娘。」她真正的名字，不叫胡宛迟，而叫胡宛心。

胡宛迟是镇南将军府的嫡女，大夫人的女儿，因有意中人，执意不肯进宫。大夫人疼爱亲生女儿，不舍得违背她的意愿，让

她难过。同时，又不肯让胡家错过此等攀龙附凤的好机会，便想出「以庶女冒名替嫁」的主意。

胡宛心是镇南将军府的二小姐，生母是三姨娘。她豆蔻年华，被家人以姐姐的名义送进宫，从此背负着胡家满门的荣辱。而她的嫡姐胡宛迟，以胡宛心的名义嫁给如意郎君，夫妻恩爱欢好。

姐妹俩互相交换了人生。深宫的叵测与孤寂，留给了她。花好月圆，画眉郎，留给了大姐。

她从未抱怨过命运的不公。嫡庶有别，这一点，她从小就知道。她曾在父亲的练武场骑马，骑得飞快，耳畔风声呼啸，胯下尘土飞扬，她想，不管将来身处什么样的境地，她都要记得，无论多么绝望，永不认命。

马蹄不可能陷在淤泥里一辈子，只要挣扎出来，前方仍有锦绣千里。她从医官口中得知自己这辈子不会再有生育机会的那一霎，她便想好了，得给自己找棵大树。

当她知道是中宫下的旨意，让她有机会与生母重逢时，她知道了，邹阿南已经知道了关于她身份的秘密。但邹阿南无论是明里、暗里，都没有跟她提过。她更加笃定了与邹阿南联手的念头。不光因为邹阿南中宫的身份，还因为邹阿南沉得住气，非寻常女子可比。

想起相见那日，生母三姨娘握着她的手，跟她说：「宛心，你要保重。」她笑着跟生母说：「阿娘，女儿一定能过得好，您放心。」

「没有子嗣，没有圣宠，我儿如何才能过得好啊？」生母泪如雨落。她用手擦去生母眼角的泪，坚定道：「女儿向您保证，有朝一日，一定会让您做诰命夫人。待您百年千年后，还有大金龟驮着您去西天。」

若干年后，她真的做到了。胡府的三姨娘石氏，受封一品诰命夫人，葬以「金龟渡水」之宝地，明堂湖水融聚，朝山远拱，气势宏大。石氏一生卑微，却因得一女，死后极尽哀荣。

此为后话了。

当下，阿南听到她的那句「胡宛心叩谢娘娘」，便明白了她的所有想法。人与人之间想要快速的亲近，最好的办法，便是分享秘密。胡宛心以坦白的方式，向阿南表明了诚意。

阿南走上前，扶起她：「妹妹请起。」胡宛心站起身来，压低声音，快速说道：「娘娘虽未明说，但臣妾看到忠才人那蹄子搬到宛欣院，便明白了娘娘的用意。臣妾必会做得妥妥当当。娘娘放心。」

阿南道：「要沉住气。待阴谋全然暴露，才能连根拔起。这个女人不重要，那方士也不重要，他们背后的人，才至关重要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要让他们以为自己快要得手了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本宫猜测，他们那群人，将会对诰皇子不利。你密切注意，必要的时候，一定要保护诰皇子。」

「是。」

胡宛迟答应着，欲转身离去，走了几步，又回头道：「娘娘想必已经知道了，您身边的小嫔……」

阿南点头：「本宫知道。」阿南在最初起了疑心的时候，已然秘密查过小嫔的身世。

她与她的母亲，皆是从百越逃荒到上京的。虽语言等已与上京之人无异，但骨子里，终究是百越人。

帷幕

宛妃走到门口的时候，恰碰到送完汤归来的小嫔。小嫔行了个礼，道：「宛妃安好，怪不得奴婢方才去宛欣院，没见着您，原来，您来找皇后娘娘了。」

宛妃点了个头：「来给华乐公主送点东西。」宛妃与华乐公主甚是投缘，每回来凤鸾殿，都抱着舍不得撒手。宛妃亦常常给华乐公主做一些小玩意儿送来，譬如样式稀奇的小铁环、颜色鲜亮的小肚兜、憨态可掬的小面人等。故而，小嫔听了这话，并不感到奇怪，只赔笑说了句：「您对公主最是心疼。」

宛妃眼神看向食盒，努努嘴，话锋一转：「西偏殿的那位可真有福气，这大半夜的，皇后娘娘还派你这个大掌事去给她送汤。」

西偏殿的，自然指的就是小婵。听了这话，小嫔的面色有些像隔夜的猪肝，酱色上来了，眉梢眼角都透着不新鲜。

「不过是个才人罢了，恨不得摆出泼天的款儿了。」

宛妃压低声音，满是羡慕道：「昨儿无意间听乾坤殿的小内侍们闲话，说圣上找安平观那方士问过了，西偏殿的肚里怀的不是寻常人！说什么『若得明君，当幸东南』之语。依本宫看啊，这忠才人福气大得很，怕是以后这宫里所有的人都要看她的脸色呢……」

猪肝的颜色越来越沉。

「哎呀，说着说着，起了乏。」宛妃打了个哈欠，走远了。

小嫔走进殿来，伺候阿南梳洗完，跪了安，睁着眼躺在榻上。她翻了几个身，越想越不忿儿。

更鼓敲到三声时，一个敏捷的身影悄无声息地从凤鸾殿出来，七拐八绕，姿态娴熟，一下子便隐没在黑夜中。

孔良抵达两广之后，日查夜访，案子终于有了眉目。刺杀驸马的凶手被追查到，是一个江湖卖艺的青年男子。升堂，明审，那人紧闭其口，死活不招。连审三日，到最后，他吐出一个名字，便咬舌自尽了。

孔良忙飞身上去，按住他的头，掰开他的口，想制止他，可已经来不及了，他满口鲜血，双目圆睁，直挺挺地死去了。

他供出的那个名字「严璫」，是两广的巡盐御史。

严璫自顺康元年入仕以来，一向刚正不阿。据说，他在自家府门口悬了一把剑，进出提醒自己，若生贪昧之心，这剑便会从头顶掉落。

凶手死了。他的口供，便成了死供。前方的路被堵死，孔良不知该如何做。

他写密函向圣上请旨，圣上简短地批复他一行字：将严璫关押起来。孔良恍然大悟。在此种形势下，监牢对于严璫来说，是最安全的地方。

盐政依然缺口甚巨。驸马张浚在两广一边清查所有与盐政有关的官员，一边根据当地情况拟了新的盐政草案上书给圣上。

圣上御览之后，龙心甚悦。

新案言简意赅，针砭时弊，条理清晰地解决了从前旧政的不足之处。

圣上点了头，由六部下达九州，新案就这么轰轰烈烈地实施了。

张浚乃顺康六年的状元，虽满腹才华，但入仕以来，无甚政绩。除了皇家驸马的身份，没有可以服众的地方。此次代天子巡盐、拟定新政，又留在两广督促新政实施，政绩斐然，一时间，朝野诸臣，皆赞叹不已。

长公主成熹亦觉脸上颇有光彩，往宫内走动愈发频繁起来。

孔良六月中旬回京复命。

严璫被关押后，仿佛一帘帷幕被风吹开了一角，幕后的东西缓缓露了出来。

有两位疑似与百越有勾结的官员，被秘密监视起来。

两广表面上看上去风平浪静，实则，仿佛一张弓被拉扯到极处。随时便会弹起，朝向某处发起致命一击。

孔良归来那日，在乾坤殿向圣上禀完了事，便急匆匆地出了宫。他答应过阿南，待他回来，便将余慕带进宫来。为了不打草惊蛇、走漏消息，此前，他从未将余慕的下落告诉过任何人。

余冬在城中购置了一处宅院，但余慕并没有被他安置在这座「余宅」当中。他似乎料到有人会来找这个弟弟，早早另做了打算。

城西一处书院之中，一群稚子摇头晃脑地念着文章。

「鸣凤在竹，白驹食场。化被草木，赖及万方。盖此身发，四大五常。恭惟鞠养，岂敢毁伤。女慕贞洁，男效才良。知过必改，得能莫忘。罔谈彼短，靡恃己长……」

孔良远远地打量着其中一个孩子。他的眼睛忽闪忽闪的，黑白分明，透着聪颖，在一群孩子当中显得分外机灵。

余冬进宫之前，嘱一名老仆带着余慕住进这座书院。那老仆是余冬从百越带来的，在余家几十年了，格外忠心。他听从大少爷的话，谨慎而专心地在这座书院里伺候小少爷，寸步不离。

酉时三刻，散了学。孔良嘱咐一名家丁以「大少爷有信」为由，将那老仆骗到一旁。孔良抱起那孩子，纵身一跃，飞到了屋顶上。

他的脚步快而轻，踩着瓦片前行的声音，似雨点滴落。须臾，稳稳落在地上。

余慕没有惊惶，没有大喊大叫。他饶有兴趣地睁着大眼睛看着孔良，问道：「你是谁？」

孔良不语。

「你为什么会飞？」

「你想学吗？」

余慕开心地点点头：「想。」

孔良笑笑：「如果你答应乖乖跟我去见一个人，我可以教你飞。」

「什么人？」余慕的眉头轻轻皱起，像两座小小的山丘。他迟疑道：「我大哥不让我见陌生人。」

「她不是陌生人。她是你的姐姐。」

余慕想了想，问道：「是……南姐吗？」

「你知道她？」

「嗯。母亲说过，南姐在很远的地方，那里有许许多多的桃花，还有烟水茫茫的白雾。」

凤鸾殿的内室。阿南手握白玉簪，坐在软榻上。

小嫔被宛妃请到宛欣院绣鞋样，其余的宫人们被她遣出殿外，室内空荡荡的。

她抬起头，看见孔良带着一个小男孩走进来。

那小男孩双目炯炯，稚嫩的脸上带着久违而熟悉的神韵。

游戏

阿南从小不惯与人热络，不管内心多么山高水长，面孔上始终无风无波。

她看着那圆头圆脑的小男孩向她走来，越走越近。她仿佛看到了母亲。

阿南记事格外早。她记得母亲笑着拂了拂她额前的碎发，唤她：「南妹头。」母亲教她走路，母亲教她说话。母亲的口音带着百越的蛮腔，一个尾音拖得长长的，在唇齿间千回百转。无论是什么话，在母亲口中说出来，都很绵软，哪怕是离别。

阿南没有起身，她也没有张口。她只是平静地看着这个叫作「余慕」的弟弟。那小男孩也看着她，眼里满满都是好奇。

「你是南姐吗？」小男孩开了口。阿南点点头。

「母亲说，南姐在一个开满桃花的地方，南姐梳着辫子。可是你这里没有桃花，你也没有梳辫子。你真的是南姐吗？」小男孩认真地思索着。

母亲描述的是十五年前的情景。如今的阿南，哪里还会是三岁稚童的模样呢？母亲对她的记忆是很有限的。亦如她对母亲。

阿南轻轻地笑了笑：「因为南姐，长大了。」

小男孩儿似有所悟地点点头。「这里的屋子为什么比我在从前见到的都要高大许多，这里是哪儿啊？」

「这里，是皇宫。」阿南缓缓道。

「九天阊阖开宫殿，万国衣冠拜冕旒。皇宫，便是天子住的地方。怪不得这般大。」小男孩儿似小大人一般：「天子，天下之父也。南姐是天子的什么人呢？」

阿南笑笑：「你今年十一岁，书便念了这许多吗？」顿了顿，她道：「南姐是天子的妻子。」

「原来南姐是皇后。」小男孩像模像样地学成年男子行了个礼：「余慕拜见皇后娘娘。」

阿南起身，扶余慕起来，她伸出手来，抚摸他的眉毛、他的眼、他脸上所有母亲的印记。她的声音柔软下来：「余下的一段日子，你不要回原来住的地方，南姐另外安排你住一所有山有水有花的宅子，好吗？」

余慕抬起头：「可这样大哥会不会很担心我？」

「你大哥待你好吗？」

余菱歪头想了想：「父亲母亲临走时都说过一句话，长兄如父，让我好好听大哥的话。大哥待我不算是极好，但也没有什么错处。他似乎总是很神秘，动辄会消失很长时间。我问他去了哪儿，他也不肯告诉我，只说小孩子家，无须过问大人的事。可是，我不小了。先生说了，以我现在的知识，可以去考秀才了。」他脸上有些许的小得意，圆圆的眼睛里有渴望被夸赞的期待。

阿南轻轻拍拍他的头：「很好。南姐也是很喜欢念书的。可惜是女儿身，不能考科举。」

她俯下身，像是与他说悄悄话一般：「南姐与你大哥做个游戏。你有兴趣参加吗？」「当然有。」余慕很享受眼前这位大姐姐用商量的口气与他说话。

「那，你就听南姐的安排。让这位大哥哥带你去一个地方躲起来。这个秘密只有我们几人知道。等南姐与你大哥的游戏结束，南姐会亲自去接你。好吗？」

「好。」余慕想了想，答道。

阿南与孔良对视了一下，孔良明白了该怎么做，向阿南拱手道：「必不负娘娘所托。」

阿南点了点头。

余芑必有一败。但她绝不能让他把余慕抓在手心，作为他反击她的筹码。

《诗经》有言：迨天之未阴雨，彻彼桑土，绸繆牖户。她想好了一切将会发生的可能。

余慕跟着孔良离去，走到殿门口的时候，又跑着回来。他气喘吁吁地说：「南姐，有件事情，我忘了告诉你，我大哥有喘鸣之症，盖不得鹅绒，吃不得螃蟹和虾子。你跟他做游戏的时候，要注意这些。不然他会发作的。我记得前年他发作了一次，有仆妇不小心换了他的被芯。父亲母亲唬得不得了。家里请了一屋子的大夫。」

阿南愣了愣，答应道：「好，南姐知道了。」

余慕放心地随孔良去了。一路上他仰起头，兴致勃勃地问孔良，何时教他「飞」。

阿南将手中的白玉簪捏得很紧。

六月，乃伏月。在宫中，这个月有两个重要的节日：天贶节、观莲节。

天贶节，因相传高僧过海时经文被海水浸湿，于六月初六将经文取出晒干，后此日变成吉利的日子。历来，皇宫内于此日为皇帝晒龙袍。

观莲节，因六月廿四乃荷花的生日，于是，当日采下鲜嫩的荷叶当酒杯，吟诗饮酒，是为乐事。

在两个节日里，成灏都命人从安平观召出余苓，在御湖边祈福禳星。

宫人皆传，这方士或许真有些本事，圣上方命他行此事。

转眼到了秋天，因成灏生于九月初九，是而这一天为万寿节。

忠才人的胎已五月有余，腹部耸起，成了宫中最瞩目的风景。圣上亲政三载，子嗣尚且稀薄，仅得成诰这一个皇子。若忠才人这胎得男，那么忠才人在宫中的地位便水涨船高了。且如今在宫中一小撮人当中流传着「若得明君，当幸东南」之语，让众人对忠才人腹中的胎又多了几分期待。

万寿节那日，秋高气爽，落英成阵，日头饱满而明亮，圣上在御花园设宴，款待各位皇亲与政要。阿南坐在他身侧，依次是祥妃、宛妃、忠才人，还有被禁足半年、不久前刚重获自由身的刘芳仪。

圣上似乎兴致颇高，频频举杯，不多时，阿南和众妃嫔都有些微醺，脸上起了红晕。只余在云贵长大、颇为擅饮的宛妃和因怀有身孕、以水代酒的忠才人依然清醒。

阿南起身，想去用凉水擦把脸，举目，没看见小嫔的身影，遂唤了凤鸾殿的掌事内监并几个二等宫人陪同着。僻静处，听到两个小宫人在窃窃私语。

「看着没？今日好多命妇都恭维忠才人呢，想来以后是个有大福气的。咱们哪，跟风拍马就对了。」

「可忠才人是宫人出身啊，不是有句话，叫子凭母贵吗？」

其中一人掩嘴笑了起来：「这话可就偏了，祈安太后从前可是乞女出身，咱们的圣上不也一样坐龙廷吗？」

阿南正欲上前呵斥，却见长公主成熈不知何时出现了。成熈冷笑一声：「那婢子是什么东西，敢与母后相提并论？你们的马屁拍得急了些，也拍得早了些。妄议皇储，该当何罪？」遂命仆妇：「去，掌嘴！」

那仆妇是昔年祈安太后为公主亲选的陪嫁，素来是个厉害的人物，听了主子这声命令，立刻走上去，左右开弓，打了那俩宫女十来个嘴巴子。

阿南不作声，转身离去，当作什么也没看见。同样的事，长公主做得，她却做不得。她是中宫，凡是涉及后妃、皇储之事，深不得，浅不得。稍有不慎，便显得她气量小，对一个小小才人心生妒心了。

阿南往宴席走去。人还未到，便听见一声突如其来的尖叫声：「诓儿！」是孔灵雁的声音。

阿南心说不好，忙三步并作两步，小跑着奔过去。只见一只站立行走的猴子，脑袋上顶着一只彩球，抱着诓皇子，踩着高跷，兴高采烈地舞动着。

阿南一看，明白了。每年的万寿节，司乐楼的伶人们都会编排新的节目献圣。今年，别开生面地多增了一个节目：灵猴贺寿。

灵猴是巴蜀郡王上个月进贡到上京的。据他上表说，这灵猴是巴蜀之异人进深山无意中发现的。

灵猴抵京的当日，曾在金銮殿上模仿人的形态，让众臣啧啧称奇。不止如此，这灵猴还会手持毛笔，蘸了墨水，在纸上写「圣上万岁」这四个字。其笔迹飘飘乎有仙气，圣上观之大悦。

这一个月来，司乐楼的伶人们昼夜训练，使灵猴学会了踩着音乐的节奏舞蹈，不仅如此，还学会了踩高跷、头顶彩球、口中发出简短的和鸣之声。

众伶人期待着，灵猴在万寿节上大放异彩，讨圣上的欢喜，得一个大彩头。

没想到，出了这样大的事——灵猴在表演的时候，出其不意地蹦向孔灵雁，从她手中夺过诰皇子，在众人猝不及防的诧异中，踩上高跷，剧烈地手舞足蹈。

御林军持箭齐齐地奔过来。

孔灵雁连忙向她哥哥摇头：「不！」如若此时射杀这只猴，诰皇子必会从高处骤然跌落，这一摔非同小可。且若激怒了这野物，它出手伤着诰皇子，也未可知。

孔灵雁当然不舍得自己的儿子冒险，她的心随着那猴子的每一个动作揪动着，起起落落。

成灏皱着眉，环顾着在场的每一个人。这时，突然听到宛妃口中发出一阵猴子的叫声。长长短短，惟妙惟肖。阿南第一次觉得宛妃的口技竟如此高明，从她的叫声中，人们仿佛能看到眼前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，大群大群的猴儿嬉戏着、玩闹着，祥和而美好。

灵猴从极度兴奋的状态中慢慢安静下来，它从高跷上下来，将怀里的婴儿交到宛妃手中。

御林军上前，制住了灵猴，将它锁进一只铁笼中。

有惊无险。众人都松了口气。

孔灵雁扑向诰皇子，一把搂住，喜极而泣。

成灏看向宛妃，赞道：「宛迟，今日多亏你了。」宛妃跪在地上：「臣妾雕虫小技，让圣上见笑了。」

成灏走到孔灵雁身旁，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背，他瞧了瞧孔灵雁怀里的诰皇子，问道：「孤记得诰儿早起穿的不是这身衣裳。」

孔灵雁道：「方才诰儿身上不小心滴了汤汁，臣妾命人给他换了身儿衣裳。」

默契

成灏不经意地用手翻了翻诰皇子的衣裳，问道：「哦？是谁给诰儿换的衣裳？」

「回圣上的话，是奴婢。」一个素装宫人站了出来，恭恭敬敬地回话。她叫芷荷，自小婢被封为才人，迁到别处后，内廷监便指派了芷荷做雁鸣馆的掌事宫女。这个丫头做事麻利，照顾诩皇子甚是妥帖。有一回诩皇子鼻孔堵塞、呼吸不畅，她毫不犹豫地用口去吸吮。她的实诚深得孔灵雁的喜爱。但她从不仗着主子的喜爱拿腔作调，待下十分平和，雁鸣馆诸人都挺喜欢她，举凡大事小情，都唤「荷姐姐」。

成灏注意到她的手颇为粗糙，发髻梳得严严实实、一丝不苟。这丫头的眼神透着一股子本分、周到。

「方才是你抱着诩儿回雁鸣馆换的衣裳，还是你命人回雁鸣馆去取了衣裳来的？」

芷荷答道：「这身儿衣裳是今日皇后娘娘身边的小嫔姑娘送到奴婢手中的，说是今日万寿节，喜庆的日子，皇后娘娘身为嫡母，关怀诩皇子，特送上一身儿锦服，以表心意。恰那会子，诩皇子身上溅了汤汁，奴婢便趁手给他换了这身儿衣裳。一则，是方便；二则，也是对皇后娘娘的敬意。」

成灏点点头：「孤知道了，起来吧。」随之，他安抚孔灵雁道：「你今儿受了惊吓，带着诩儿且回去歇着吧。」

孔灵雁点点头，带着芷荷并一众宫人婆子们离去。因闹了这么一档子事，「灵猴贺寿」变成了「灵猴搅局」，在场的气氛骤然冷了下来。司乐楼的那些伶人们更是瑟瑟发抖，唯恐大祸将至。

阿南从芷荷说出那番话开始，心便如一颗红炭掉入冷水之中，吱吱响着，冒着乱糟糟的烟。

那会子宴席上，她寻小嫔不见，便有了不好的预感。

果然。虽说她怀疑小嫔不是一日两日了，也对其有了戒备心，但这一刻，她隐隐约约的猜测被证实，还是有些悲凉。

她总能想起小时候小嫔唤她「阿南小姐」的样子。在这个满是势利眼的皇宫，小嫔曾是对她笑得最真诚的人。阿南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，她在成灏面前、沈清欢面前、孔良面前，总是有着无法摒除的自卑的。她没有显赫的祖上，她是小门小户人家的女儿。小嫔能给她一种温暖而平等的感觉，那种感觉，让她倍加珍惜。

她初入中宫，便让内廷监派小嫔过来做她身边的掌事宫女。

从她早产那日，她就觉察了小嫔的异样。再到后来，小嫔一而再，再而三急于想在成灏面前露头的样子。还有数日前，小嫔三更前往安平观鬼鬼祟祟的身影，以及说起小婵时咬牙切齿的嫉妒。

阿南脑子里一幕一幕地跳转着。小嫔的面具也随之一张张揭开。

阿南想，原本小嫔才是他们那伙人当中首要的棋子吧，她是中宫的掌事宫女，模样亦比小婵娇俏三分。她的本钱比小婵好，可到头，竟然让备选棋子小婵抢了先，做了棋局上那至为关键的一子。

夕阳洒了下来，阿南的凤袍上镀了几层金。她看着成灏，不知道成灏在听到芷荷那番话后会做何反应。

阿南此刻的眼神，像极了秋雨拍打之下残碎的荷叶。

宴席散去。

成灏罚了司乐楼的伶人们一个月的例银。如此处罚让他们欢天喜地、如梦恩赦，千恩万谢地去了。

皇亲政要亦都散去。

孔良有序地安排众人离场。

御花园渐渐空了下来，阿南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。

成灏沉默了会子，轻声道：「皇后想来也乏了，回宫吧。」

阿南张了张口，想解释什么：「圣上，臣妾.....」成灏摆摆手，似不欲多说：「去吧。」阿南行了个礼：「臣妾告退。」成灏吩咐小舟：「将中宫的小嫔，带到乾坤殿来。」

「是。」

夜幕如纱铺了下来。乾坤殿烛台里，灯芯静悄悄地燃着。

成灏坐在正当中的大椅上，小嫔跪在他面前。还未等成灏开口问话，小嫔便磕头道：「都是奴婢的错，都是奴婢的错，不干皇后娘娘的事.....」

成灏笑了笑：「孤还未说是何事。」小嫔低着头：「横竖都是奴婢的错。」

「今日那衣服……」

小嫔眼角流出泪来，烛光映着泪光，分外地楚楚可怜：「都是奴婢的错，不干皇后娘娘的事，圣上您千万不要责怪皇后娘娘。奴婢宁可自己死了，也不愿您错怪皇后娘娘。」

「哦？你的错？那你说说，你做错了什么？」成灏端起桌上的杯盏，喝了口茶。「奴婢……奴婢……奴婢罪该万死……」小嫔面色仓皇道。

「看来，你说不出自己错在哪儿。」成灏将手中的茶盏重重搁在桌上。

小嫔句句看似在维护皇后，却支支吾吾的，句句都在故意将火势往中宫引。

猴子看见红色会格外兴奋，诶皇子今日那衣服的内衬是红色，且用一种对猴类极有诱惑力的果香薰过。故而，灵猴看见这颜色、闻见这味道，便兴奋起来，做出那般的举动。

成灏今日一见，便明白了怎么回事。

他用耐人寻味的眼神看着眼前这个丫头：「孤从前便说你忠勇，果然忠勇啊。」

小嫔抬起头，看着圣上：「奴婢是皇后娘娘的奴婢，深深了解皇后娘娘。她虽常常为皇长子不是出自中宫为憾，也曾为祥妃

娘娘对中宫的不恭敬而气恼，但.....但她.....她是无辜的。她绝没有害皇长子的心啊。」

成灏想了想，走上前，向小嫔伸出手。

小嫔一愣。成灏道：「孤最喜欢的一个字，便是忠字。前贤造字，上部为古形『中』旁，下为『心』旁，忠为中心不二，心无旁骛。马融曾著书曰，天下至德，莫大乎忠。」

他嘴角抿了抿：「孤喜欢忠心的人，忠才人是，你也是。」

小嫔忐忑地将手递到成灏手中，成灏扶起她。

「今日这意外，是司乐楼诸人的过失，既然说儿有惊无险，此事便翻过不提吧。」成灏说着，话锋一转：「孤想，让你来乾坤殿伺候，做乾坤殿的掌事宫女，你意下如何？」

「这.....」小嫔很是意外。她做好了被严刑拷打一番的准备，却不承想，不仅没等到狂风暴雨，倒等来隆恩浩荡。

「可.....奴婢.....奴婢舍不得皇后娘娘.....舍不得华乐公主.....」她为难道。

成灏笑笑：「皇后那里，孤会嘱内廷监派去新的人伺候。怎么，你想抗旨不遵吗？」小嫔连忙再度跪在地上：「奴婢遵命。」

成灏看着乾坤殿外，初九的月，清冷的弧度，离月圆还差着些许。

小嫔被调走后，阿南乍然觉得轻松了不少。那种暗处仿佛有一双眼睛的感觉突然没了。

一开始，阿南是很怕成灏误会的。她不怕成灏的责罚，但她惧怕成灏冷漠的眼神。

但没有。成灏只是将小嫔带到乾坤殿，随后遣小舟来传旨，说是小嫔从此留在乾坤殿了。其余，再没有别的消息。成灏没有责问阿南一句。

阿南坐在中宫的檐下，听着秋风扫落叶的声音，突然想明白了什么。

她有了久违的感觉。她与成灏彼此懂得、一起谋算、一起同行的感觉。那是一种「只可意会、不可言传」的默契。睿智如成灏，想必比她明白得更深，他们都是站在高处看戏的人。

万寿节的灵猴发狂，一石二鸟。

事成，除去皇长子，栽赃给皇后。事不成，仍可以甩锅给皇后。

进可攻，退可守。

灯火映着阿南的脸。中宫的凶险，她由来便知晓。

随着忠才人的肚子越来越大，宛欣院时时传来莫名其妙的鼠叫之声，叫得宫人们人心惶惶。联想到不久前雁鸣馆那只疯癫的大鼠，宫人们都说，鼠精阴魂不散，又来了。

成灏唤来余苓，问是何故。余苓掐算一番，叩头禀道：「恭喜圣上，鼠之克星，即将降临。」

「是吗？那的确是喜事了。」成灏喝了口茶。

雾气笼罩着他的脸。跪在地上的余苓一时看不清圣上的表情。

顺康十五年腊月初七，皇二子成诉诞于宛欣院。

鼠动

诉皇子出生那日，宛欣院似有百鼠齐鸣。

腊月的上京，寒风呼啸，冰冻三尺。举目望去，满园萧瑟。唯有松柏与梅花，在寂寂的冬日里，含翠，吐芳。这样的时节，因何会有鼠声呢？

诉皇子酉时出生，戌时，宛欣院的宫女聆儿在庭院里发现了数只肥耗子，四处乱窜，她尖叫一声。那声音，宫人们听得心里发怵，路过宛欣院，皆绕道而行。

侍卫们将那些耗子捉起来。成灏看了看，个个肥硕，黑漆漆的眼，叫声刺耳。上京从未见过此等鼠类，倒似番夷之物。

他默不作声，迈入殿内。嬷嬷将新生子抱了过来，一众人等跪在地上道喜。

成灏从嬷嬷怀里接过二皇子，瞧了瞧，又看向半躺在床榻上的忠才人，笑道：「你似乎与鼠甚是有缘哪。」

忠才人低头，不知如何回答。她一时弄不清这些异象究竟是不是「自己人」的有意为之。那些耗子，她识得，是百越之物无疑。她从小在百越长大，常见有烹鼠之人以此为餐。

但是她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安排？是余冬的意思，还是姁康王的意思？目的是什么呢？

从前，鼠的出现，是为了让余冬留在皇宫、让她在成灏面前出头。现在，心愿皆已达成，皇子已经生了，还弄这些鼠做什么呢？

她有些糊涂。自从她搬来宛欣院来，行动再也没有从前那般自由了。宛妃是个极精明的人，常常叉腰站在檐下，但凡她步子往外迈，宛妃便假模假样地关心道：「哟，妹妹，这是要往哪儿去啊？」

且自从万寿节上那出意外过后，宫中加紧了戍防，各宫门口守卫比从前森严数倍。

再加之她月份大了以后，身子沉了，夜间出行也不方便了。一来，恐生意外；二来，怕暴露了，被人发现。

从前，一个月至少与余冬见上两回，现在，却已有三四个月不曾碰头了。音信一断，她在这宛欣院便如剪断了翅膀的鸟，不知前方何处。

她恨恨地想起小嫔。那贱人，竟也不知主动来与她传递消息，怕是只知趁着这当口儿勾搭男人吧。

她用手重重地揉搓着被褥。「我在这儿冒险生孩子，他们背地里却不知如何快活。事若成了，大伙儿都有益。事若不成，他们把王八脖子一缩，躲得容易，死的却只有我一个！」忠才人越想越气，眼角含泪。

成灏见状，安慰道：「孤只是随口说说，你莫要吃心。孤去找那方士问问是怎么回事。」

这句话正中忠才人的下怀。她也想知道是怎么回事。

成灏起身，往安平观走去。

众人揣测着，忠才人产子，却未能得到晋封，圣上看似不大喜欢这个新降世的皇子。百官和各番邦的贺表堆积在桌案之上，圣上却迟迟没有开口提及设宴一事。

安平观内，仙人像前，燔百和香，燃九微灯，供着一瓶梅花。

余冬跪在地上，迎了驾。

成灏居高临下，开门见山，问道：「数月前，你跟孤说，若得明君，当幸东南。又说，鼠之克星，即将降临。句句意指忠才人及其腹中之胎。为何如今二皇子已然出生，宫中却有那么多不明大鼠？」

余冬心内打着鼓。目前发生这一切，跟计划中的很不一样。小婵在宛欣院，好久未曾出来。小嫔调离了中宫，再也监视不到后宫诸人的状况，她身处乾坤殿，每一步都不敢行差踏错。

这两根线皆断了。余萑再也摸不清后宫之水是浑还是浊。姒康王封封来信，皆问状况如何。他提笔容易，下笔艰涩。更要命的是，数月之前，老仆告诉他，余慕不明不白地失踪了。

他看不清到底是谁的手笔。是姒康王对他不放心，生出这样的主意，以此为要挟？还是中宫邹皇后，他那个与他毫无血亲的妹妹，暗中做了防备？

现下，他向眼前质疑的天子叩头道：「圣上，二皇子的确是鼠之克星，也许正因为如此，才会百鼠异动吧。更或许.....是别有用心之人，欲加害二皇子，谋害圣上您的龙嗣。」

倏尔，他叹道：「想来，若忠才人这一胎生的是公主，而非皇子，便不会沾染这许多是非吧？」

好一个转移视线、挑拨离间。

成灏想了想，凝视他，道：「那么，你觉得是谁在背后搞鬼啊？」余萑连连磕了几个头：「草民不敢说。」

成灏坐了下来。

安平观内的百和香，是以白檀、丁子、零陵、青桂、白渐、甘松、苏合、燕香所制，香气浓郁经久。

「你只管说便是。孤既留你在宫中这许久，便是信你所言的。」成灏道。

「草民谢圣上。」余萑抬起头，良久，开口道：「圣上，您想想，谁不愿意花开一朵、一家独大呢？现宫中多了一个皇子，

自是不悦的。」他在影射雁鸣馆，影射祥妃，影射孔良，影射整个孔家。

成灏笑了笑，什么都没说，起身离去。

余苓见那披着龙袍的身影消失在门口，方舒了口气，瘫坐在地。他不确定成灏到底有没有相信他的话。他越来越觉得处境堪忧。一切都不在他的掌握之中了。

窗口洒进一室惨白的月色。余苓从地上爬起来，在屋内来回踱着步。他想起姒康王曾对他说过的话，又细细地权衡了一下形势。

好在，二皇子顺利出生了，这是最大的幸事。

或许，该到了行那一步的时候了.....

余苓将桃木剑丢进火堆中燃烧。他看着火光，愈发坚定。

古往今来，利从险求。若得此惊天之贵，当不惧殊死一搏。

凤鸾殿的夜。积雪把庭院中的松柏压断，时时听见「吱呀」之声。

殿内灯火通明。阿南下着棋，宛妃坐在她的对面。

「娘娘，您为何要自己与自己下棋？臣妾陪您吧。」

阿南摇头。

「自己与自己下棋，方能越下越清醒。与旁人下棋，心里眼里，只有胜负。」

宛妃幽幽道：「您已经是臣妾这半生见过最清醒的人了。」阿南笑道：「聆儿可还得力吗？」

宛妃道：「那丫头甚好。机灵着呢，一点就透。她与臣妾配合得天衣无缝。西偏殿那妖精，半点儿也没觉察。」阿南手中摩挲着一颗白子：「他们既拿鼠做文章，咱们就顺着来。以子之谋，破子之计。」

须臾，白子稳稳地落下。

宛妃道：「臣妾没想到，您真的会容那孩子生下来。」

阿南看着她：「那孩子必须生下来。」

「臣妾不明白。」

阿南拿起一枚黑子：「有了皇子在手，他们才敢拼最后一把。」

形势不好，他们才会狗急跳墙。有了孩子，他们才肯狗急跳墙。这其中的进退、松弛、尺度，阿南早已想好了。

棋盘山。黑子将白子逼到绝路。白子背水一战，吃掉一大片黑子。阿南手握黑子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行反扑。白子片甲不留。

一局终了，阿南放下手中的棋。「瞧着吧，这宫中很快就会有大事发生了。」

宛妃紧张道：「圣上知道吗？」

阿南点头。她虽从来没跟他谈论过此事，但她知道，他一定知道。

成灏自然是知道的。他等这一日，已等了许久。他等伐越的理由，亦等了许久。

弹丸之国，妄想不动兵戈，占据朝堂，怎么可能？

一切都在悄然进行着.....

刺杀

腊月初十那日，皇二子成诉洗三。

阿南去了宛欣院，见成灏没来，便遣内侍去乾坤殿瞧瞧。须臾，内侍回来说，圣上在与各边关回京述职的武将议事，忙，顾不得。

阿南按旧例赐忠才人一些金银器皿、锦丝绸绢，又赏了伺候忠才人和二皇子的一众嬷嬷乳娘宫人俩月的例俸。

顺康十五年的这个腊月，反复无常。时而晴朗，时而阴郁。乌云似乎潜伏在天际的某个角落，随时会出人意料地来。

上京的官道上，日头出了，积雪还未来得及扫，雪花就纷纷扬扬地飘落了。新雪和着旧雪，裹着尘与泥，马蹄踏上去，脏兮兮的，没来由地让人瞧着压抑。

年关之时，各番邦进京送岁币、节礼。百越的使节刚到上京，便冻病了。久居百越的南人，禁不得北方天气的突转。据圣上遣去问候的医官说，那使节的手与脚皆冻得如馒头一般肿胀，既痒且痛。

圣上笑笑：「那便让他在驿馆里好生歇着吧。」

一日晚间，阿南刚歇下，听到叩窗的声音。是聆儿。

「娘娘，今日奴婢按您所说，以年关各宫清秽之名，去安平观请了那方士来宛欣院了。」

阿南淡淡笑了笑：「好。」聆儿道：「圣上设宴款待武将们的时候，因宛妃的父亲镇南将军在军中颇有威望，便叫宛妃也去了。宛妃回来的时候说，宫里来年又要进新人了，北平侯府的小姐和襄公府的小姐。这话，忠才人和那方士都听见了……」

风声呼呼地刮着。聆儿突然压低了声音：「奴婢听到那方士跟忠才人说，宫中的后妃会越来越多，圣上的子嗣也只会越来越多。眼下，二皇子并不得圣心，往后，只会越来越不起眼。现在若不采取行动，来日追悔莫及。与其在宫中碌碌苟活，前功尽弃，不如放手一搏……」

「忠才人怎么说？」

「忠才人起初并不情愿，后来，那方士便说，她不如小嫔忠心，小嫔现时被圣上调去了乾坤殿，心内时时想着百越、想着王爷，若她不肯，小嫔亦可……忠才人便肯了。」

阿南点点头。

聆儿的眼睛在雪夜里清澈又明亮：「娘娘，奴婢觉着，忠才人看那方士的眼神跟看旁人很不一样，就像……就像年节里御膳房做的枣糕，甜甜的、黏黏的。」

阿南抬头看了看外头的天儿。今晚无月，一片漆黑。

他们齐了心撞南墙。

离收网的日子越发近了。腊月底，国库清点财物，各部盘算整年账目，驸马张浚从两广回来陈述新政推行的各处细枝末节，圣上越发忙碌。

廿九，三更天，圣上在尚书房批阅奏折。

小嫔递了盏参汤过来，柔声劝道：「圣上辛劳，喝盏参汤补补身子吧。」

圣上刚接过，宛欣院的小内侍慌慌张张求见：「圣上，大事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……」

圣上放下汤盏，问道：「好生说，怎么了？」

「二皇子高热不退，恐……恐……」小内侍磕着头，满脸仓皇，泪流不止：「忠才人说，请您去瞧瞧二皇子，许是……许是最后

一眼了……」

圣上起身，匆匆往外走。小舟连忙跟上。小嫔想了想，亦跟在身后。

宛欣院的东偏殿一片漆黑。镇南将军举家返京，宛妃请旨归宁，故而东偏殿今晚无人。西偏殿内，人影憧憧，灯火摇晃着，似要舔舐这天地间所有的不安。

成灏走进内殿。忠才人抱着孩子坐在床榻上，双目红肿。

风忽地把门吹得关上了。成灏开口道：「诉儿怎么了？医官来瞧过了吗？」忠才人哀哀戚戚：「瞧过了，皆说不中用了……圣上，您来瞧瞧，瞧瞧诉儿最后一眼……」

成灏一步步走近。襁褓中的婴儿睁大眼看着他，并无一丝生病的迹象。

一把匕首「嗖」地刺向成灏。床榻上坐着的女人一霎时变了张脸，她不再是后宫中低眉顺目的小妇人，而是身姿矫健的女杀手。

成灏似早有防备，一把抓住她持刀的手。成灏三岁习文，四岁习武，六岁组建羽林郎，功夫较孔良还胜三分。只是，他身为天子，甚少展露，故而许多人不知。小婵的手被成灏紧紧抓住，动弹不得。

这时，从房梁上掉落七个黑衣人，皆手持凶器，招招迅猛，一副速战速决之势。

成灏冷冷说道：「刺杀天子，九族俱灭。」

为首的那个黑衣喊了一句话，是夷语。

七个黑衣人围住成灏。他们不想盘桓久战，只想让成灏速死。

雁鸣馆内，孔灵雁躺在榻上。一群杀手悄然而至，撕碎了原本静谧的夜。门外的小内侍揉着惺忪的睡眼打哈欠，突见有人持刀闯殿，睡意全无，还未开口，便被黑衣杀手一刀砍死。热乎乎的血，溅在雪地里，触目惊心。

原本昏昏欲睡的宫人们顷刻间都醒了，尖叫起来。

黑衣杀手持刀乱砍，直直地走入殿内。他们的目标很明确：杀了诩皇子。

孔灵雁从床榻上起身，见殿内满是尸体鲜血，面色苍白，口中喊着：「诩儿！诩儿！」

在这混乱的当口，雁鸣馆的掌事宫女芷荷紧瞧着诩皇子那稚嫩的小脸，想着今夜就算自己殉了主，能多护这婴孩一刻，便是一刻吧。她将诩皇子从襁褓中抱住来，塞到床底下，然后把一个枕头塞进襁褓。她抱着那襁褓躲在角落里，紧紧地将襁褓掩于身下。

杀手很快寻来了。芷荷瞧着他们越走越近，瞧着他们的刀高高举起。

她被黑衣人一把推开，刀砍在襁褓上。黑衣人意识到自己上当了，怒气冲冲地砍向芷荷。

芷荷闭上眼。刀却没有落下，她听见一阵强健有力的脚步声。再一睁眼，看见孔良的身影。

孔良不知何时带着一队御林军冲了进来，与那群黑衣人厮打着。

芷荷跌跌撞撞地走到孔灵雁身边，孔灵雁被吓得不轻，双目凝滞。芷荷唤道：「娘娘，娘娘，您别怕，孔大人来了。」孔灵雁回过神来，呜咽道：「芷荷，诳儿呢？」

「您放心。诳皇子无恙。」

殿内最后一个黑衣人倒下，孔良奔向妹妹。

孔灵雁扑到哥哥怀里：「哥哥，你今日不是休沐吗？如何会在宫里。」

芷荷从床底将诳皇子抱出。这孩子还在睡梦中，完全不知今夜多么惊险。

孔良道：「这是圣上布的局。说来话长。灵雁，你和诳儿没事就好。」

宫里飘荡着血腥气。

宛欣院内。原本漆黑的东偏殿，灯霎时亮了。宛妃带着一队兵丁，冲到西偏殿。

门打开，兵戈相见，打作一团。

忠才人颇为意外：「你！你不是回娘家了吗？」宛妃冷笑：「许你犯上作乱，就不许本宫略施小计吗？」

忠才人望着门口，她在等增援。按照计划，此时，余萑该带着一群百越顶尖杀手赶来了。为何现在还不到？

宛妃笑了笑：「怎么？等你的相好？他怕是来不成了。」

成灏的手臂方才被黑衣人砍了一道口子，往下淌着血。他吩咐那群兵丁：「留着活口，录下口供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圣上，二皇子……」

成灏冷然道：「二皇子高热不退，已然殁了。」

「是。」

宛妃走上前，关切问道：「圣上，您怎么了？臣妾去叫医官来给您包扎……」

成灏一挥手：「不必了。」他大踏步往门外走。

宛妃喊道：「圣上，您去哪儿？」成灏没有回答。他下意识地往前走，往凤鸾殿走。

中宫一片漆黑。不对，皇后怕黑。往常，他没来的时候，凤鸾殿夜夜灯火通明。今晚为什么没有灯？难道皇后已有不测？成灏的呼吸声越来越重。

他推开熟悉的门。「皇后——」他唤了一声。

无人应。

「南姐——」他的声音在这空旷的夜里，随着刺骨的寒风，打了个转儿。

这是第一次，他来中宫，她不在。往常，这里的灯火永远在等候着他。

今晚，一切都是冷冰冰的。

一阵脚步声。成灏抬起头，阿南提着灯笼从外头走进来，她手中拿着一摞信笺，身后跟着一群人。

「你去哪儿了？」成灏沉着脸。

「臣妾拿到了余萼与百越姒康王的来往信函……」

成灏打断她：「你为何要擅自行动？」

「臣妾已经将铄儿安置妥当，想着……」

成灏走入殿内。他似乎倦极了，在榻上躺了下来。

霜冷露重。

烛火昏黄。

